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答總憲孫華山

僕數年圖畫邊事苦心積慮冒險涉嫌惟公知之他人不能盡諒也茲賴 祖宗之靈 主上威德所及東師奏凱西虜款關區區一念報 國赤忠庶幾得以少見矣是未敢有一毫計功謀利之心昨三疏辭賞由中非矯重違 上意暫且祗領終當懇辭以明愚志焉辱華翰厚貺重増其媿佳綢登受餘輒璧附使者草草附謝統惟鑒原

答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寇

廣事披猖已久一旦乘其後遂欲責效雖管葛猶難昨電白報至僕恐好事者不察事機妄生譁議故即擬旨分剖其事假公便宜俾得以自展焉治亂國用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姦宄不畏良民無依所慮者費用不給將帥之才公有何妙策幸一一見教僕無魏相坐測之能然以愚忠不量力每事輒欲以身任之或可爲公一助焉願公安志審畫毋自退阻

答荆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往者察院建坊僕屢書止之竟不獲命僕竊以爲未

爲知我者今聞汪凌二公又有此舉使僕疾首蹙額蹶踣無措敝郡連年水患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蕩姓賄賄口咀咒而心咨怨將使僕爲榮乎辱乎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爲俯仰之資僕又時時以其祿入奉上老親給鮮爲賓客費家不患貧而諸公所餽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頃已有書懇控二公恐未見諒願公再以鄙意尚請必望停寢乃見真愛若不可止如向者面賫云云准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受惠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懼叢怨以重吾過諸公

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柰何益其所有以滋毒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故敢瀝竭肝膽直露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姑飾辭以沽名則所謂穿窬之徒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義激心違語無倫次統惟鑒原

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荳承厚貺深荷雅情辱教欲爲僕建坊表閭徃固知公必有此舉已預陳悃愊不謂臺符已下郡且娩且感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僕方欲拯之而未能而敢爲大役以買衆怨且僕前已有二坊省此不爲缺

與而益之乃足以重其過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公誠愛我則幸與以所無者若公既不欲煩有司而
又私值以自利是委公惠於草莽也反覆思惟二者
俱未得故敢再控諸卓下愚戇不能順承嘉命以速
大戾幸惟鑒原

答奉常陸五臺論禪

況吉士來辱華翰領謝向曾誦華嚴祗見莽宕寥廓
使人心浣神揺後於友人處見合論抄本借讀一過
始於此中稍有入處佛所說法隨順諸根義無深淺
然廣大含攝解脫無礙則是經爲長而論又入法之

大尊師也僕以宿昔頗種善根今得聞無上甚深妙義歡喜無量聞公將鳩梓以行大有利益謹以俸金二錠少助工費雖塵露之微無裨山海聊以表信心云耳若諸時事世情非高蹈者所樂聞故不具論統惟鑒原

答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前得西石書言丈不嫌岑寂樂就西曹敢爾推轂若僕私衷固有待也南中人情狡偽詔獄繁興擬議失中致傷和氣誠如尊教丈　留意於此即澤流寰宇矣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得其理而詔獄民之司

命所係尤重頃見今之持法者類以三尺行已意耳嗟夫天子猶不敢以已意生殺人況人臣乎包了尚未到渠初聞山東之轉即掉臂而歸還是舊時情態今得此報當欣然就道矣

答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酋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已籌之熟矣即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愚計之封爵於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為不可但聞把都病已危為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紛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為之處增

亦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爲常例此例一定彼即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恩減之彼即生怨但可於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動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給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皆在於我彼欲乞活不得不仰給於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須題請奉　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難擅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於虜耳

四川撫書東事虜

覺窘迫出狗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爲虜制之道也卓哉去留何足爲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可以此詰責之使屈曾在彼不必苦苦索逐若索之太急則彼又指左券而要我開軍門通士楊亮乃遂許以五百人糧賞而其二比妓遂相隨往牧於龍門教場夫盡弗夷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之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既在此住則黃酋又因而往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養虎貽患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妄得擅許以五百人糧賞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士誘虜言中

國欲與結婚也先貢馬納聘而　朝廷實不知也卻
其聘遂生釁隙致有巳巳之變此前事之可鑑者豺
狼虎豹亦有豢養於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
之時給與肉食而巳非可効雞豚犬馬可擾而狎也
今其婦既以至此似宜厚其賞賚而勒其歸不爾將來
必為患公當思余言且上谷事體與雲中不同而公
之所處與鐵川亦異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
起於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
為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牢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
為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

之心也夫彼既非倭酋之心而我乃以處倭酋者處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鑑川自建此議朝廷恩賴頗隆衆亦知非久於此但欲及身無事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徇之公初開府責望甚重二虜爲剝膚之災且非旦夕可脫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爲經久將自緩其足跬貫俱喪矣此又鑑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僕料此虜無能爲也一仵之閫邊鄙寧謐者議之人功效已見卽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之矣況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爲

以上谷全鎮之兵蓋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參書言閻守中事有主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渠與趙平日何如若果有此望公一一調處之

答邊道吳道南

辱華翰具悉貢市伊邇諸凡惟留神審畫之切盡欲支俸則順義亦當給以王祿耶人之無識一至於此可笑可笑督撫儒闒外重寄操縱可否宜自有成筭柰何獨窺廟堂以爲重輕乎

答兩廣殷石汀

調募浙兵俱如公所議頃又疏請於　上特發馬價銀拾萬以助軍費此二事近皆有建議停止然以廣中之事急故不敢徇衆議而誤大計許瑞若果傾心效用則以賊攻賊策之最妙者萬里之外事難遥度用兵之機忌從中制惟公熟計而審圖之

答松谷陳相公

長公至拜領台翰嘉貺深荷不遺伏誦道履佳勝尤切懽仰斎文後樂翁誠獨際其成然忠臣雖在畎畝憂國之念未能遂忘不肖謬劣追陪元宰賴　朝廷之福外内寧謐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可以康蘇而

料但揣時度勢每抱隱憂將來又不知孰爲收拾耳感使回草草附候起居外具不腆少伸微悃統惟鑒原

答宮端吳澤峯

惟公昔在詞林素持高節乃爲緇塵所黥私心極爲不平方欲爲公昭雪致之亨衢而大疏適至故特破例爲請於　上然公之心迹雖明而車已懸矣厚耆宏猷未得一展安能不爲世道惜哉辱華翰使旋草草附復諸惟鑒原

答憲長徐太室

知賢不敢蔽是非不敢枉公非有求於僕僕非市德於公行吾直道而已乃辱遣謝深以爲愧訊之來使則公北上無期雅有終焉之意僕竊以爲過矣方今周道寧夷賢良彙進以公素所蘊蓄古人事業豈足爲哉願勉抑高懷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

安慶之事其變雖不甚大然　朝廷紀綱所係不容不盡法一處往時振武之事姑息太過人敢效尤今借此一振　國威亦弭亂之一機也然府官始則措置乖方致人忿怨終則擅離職守逃往留都亦不得

無罪今當先正倡亂之法後究致變之由低昂輕重之間肯得其當而已

答河道王敬所

辱示大疏海運事宜處畫用悉今歲果利涉無虞此後即可漸增其數裨益 國計誠不淺也頃聞運船過淮甚早橫決之患庶幾可免萬公已至河上河漕事體如左右手同心併力乃克有濟惟公留意焉

答楚按院陳燕野

承示賦役提綱冊已周覽一過井然有條大抵財用經費惟條貫精詳出納明覈則節用之意自寓其中

者代公者皆再加申飭諸司長吏遵奉惟謹則規格
永定雖有姦民猾吏無所措手足矣監利大盜久嬰
鄙懷以有司不能任其事不敢易言之茲開首惡已
盡擒獲餘黨稍稍解散數十年巨憝一朝剗除非公
沉機定筭安能辦此喜躍之懷良不可任監利李尹
不費兵力收此奇功允宜破格優録或暫加服俸仍
管縣事他日以兵備僉憲處之何如郡中人來言各
處江堤俱已報完諸吏仰承德意惠洽閭閻公造福
楚民誠有甲荆衡而被江漢者感德之私不知當何
用爲報也

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酋

把酋死上谷以東可以安枕黃酋孤虜勢將益弱近報吉能亦於三月三日病故俺答哭其弟西傷其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胡於此可見矣但在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即令扯告俺答奏請襲職管東其部落不必擇賢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可有减頭目中有少知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之使之歸心中國則黜奸永堅邊虜息警矣把酋之子不知何如僕料黃酋必思東併今當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黃酋黃酋若有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義

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敝而歸命於我俺酋老矣必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之耳聞黃酋二妾皆已返其故巢幸甚幸甚僕常有狂志謂黃酋可撫今惟公可以語此暇時與吳少參晢密計若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爲此奇事矣趙帥吾撫之甚厚乃其心險狠如此可惡可惡昨對其使面加叱責彼亦知懼然少參素嚴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爲之疏聞部中又已紀錄則彼不能搖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少參辛加慰藉武人不足介意今方欲任之用其長而略其過可也

答王鑑川論胡運之衰

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黃酋亦且病發天亡胡於茲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即令告於順義奏請襲職不必擇賢要令其勢分而易構則我可因其機而制之數十年之利也辱示措畫虜情及往來書諭一一俱中機宜所與言佛氏因果之說妙甚妙甚雖然此雖一時羈縻之言其實則佛氏所謂如實語也不誑語也大雄之教慈悲廣大豈不知哉令甥既有此浮言又當具一疏得　旨乃可歸行夏撫本無大過去翁以其經綸不可留之蔡

兵備引去以劉調代俱如尊諭目下虜情有何變態俱望見教

答奉常周少泉

疊辱翰教深荷雅情今同鄉諸賢皆聚於留都冗散雖僕之不肖不能相引而諸公之處心無兢自甘沉寂其賢益彰矣

與王鑑川計虜情

虜酋之死可喜也亦可慮也喜者卜胡遲之將衰慮者恐諸部之無主今歲貢市徳期是其明驗須見公措畫彼中事宜極爲得策恤死立生以永固盟約遲

速之間惟公相機以行耳比探得虜情一紙錄似公覽今俺酋無恙目前諒不至爭張但在我備禦之策貴在急圖誠有其備豈惟無患即大功可成也適有所感懷抱欠佳草草附復諸惟亮在

答臺長蕭兌嵎

辱示牧地議增馬額以事歸之司馬則事權歸一而馬政亦因是可舉甚善甚善但開墾之數不止於五十萬而議徵銀不過十萬似爲太少大抵察院之議不欲以餉人督府今若就與察院虛心議處亦與渠職掌有裨也

答宗伯潘水簾

辱別諭一一領悉白首相知猶按劒也况他人乎然義命之學竊嘗聞之矣自檢平生不敢有一事負國家不敢有一念負於天下賢士大夫至於去就有命存焉惟靜以俟之而已猥辱至愛中心藏之

答兩廣郭華溪計剿廣寇

兩江寇盜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滋甚今秉古田之餘威用足下之妙筭殲此孤鼠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衆役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遄發先併力以破其一

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於嶔岑之間使賊跧伏巢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兵機不敢遙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高明採擇焉

答藩伯陳罍山

昔從鄴下得望下風繼會舍親王司馬稱公遼左事益喁喁嚮慕之然實未嘗有所推轂也三十年科第今猶淹在藩服如僕安得謂之知人能薦士哉而又敢以市德於公哉猥辱遣謝深以爲愧二復華翰文藻璀璨歎羨彌襟差人旋草草附謝厚惠槩不敢領

輙附使者歸璧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節間承甫觴之寄深荷雅情謝謝酋婦素悍右其少子情似爲真彼若請封乞貢宜令順義爲之代請如其執迷不反則宜姑置之度外不必苦要之量此孤虜亦何能爲况其母子異心亦終當歸吾羈紲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吉酋既歿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鄙意謂宜令順義爲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俺答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

益尊且其子尚未冊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
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答楚撫院汪南溟

十年之諾至今未踐茲春新命再督前逝無任悚仄
比嬰俗務文事曠廢毛公楮氏幾成絶交矣且屬有
公私之冗頗少假旬月稍理舊業勉圖報命

答邊鎮督撫

辱示虜乞四事本兵方行議處諒在必從亦未見有
異議者獨該科有一疏耳比奉公推吳貢議僕於宣
府有所私庇僕不識其人也第見前任督撫諸君成

其才勇可用比之雲竹尤為近實故時有奬借之詞
妄能感奮爲　國家用命如其狡飾倚借爲　上行
之國典具存孰敢庇之近訪知其誣玷司道事即使
入卑語深加叱責此足以明僕之無所私庇於人也
立功罪明賞罰懲奸厲實此督撫事也僕輩何敢屈
撓焉區區一念奉公守法之誠幸垂諒察
答應天撫院張崌崍
安攘之事　朝廷欲借此以振舉紀綱折伏奸宄乃
本意也查守莊逮萬不得已其中委曲難以盡言昨
逮至之日即令該衛姑緩其行又徑送司不復考問

問寃竟不過送部調用耳逆弁俱擬寘之重辟法司方奏當未上決不少加姑息黄判寘始禍之人法當重治細觀大疏則其事之顚末瞭然可睹矣

答王鑑川

主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内積悃誠調和宫壼外事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玄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旋比讒佞乘絶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當其時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僕猶冐死爲之營訴爲之請譬譁得解脫然國體士氣所損多矣嗟乎自古讒人亂國可勝痛哉幸

新皇聰穎異常雖幼沖已具大有爲之度區區愚忠
幸家俯鑒方今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
大定但邊事虜情日夕在念腹心雖安四肢豈可忽
哉萬望留神以慰皆肝㡳教云云竊前見淵藏石畫
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曷能聞此三復三歎敬佩良箴
耶本兵虛席公論咸歸公與西石乃太宰謂渠復銓
之始嫌於首用其親且貢市方殷猶借重望以鎮之
計非久當別有簡命也

答宗川殷相公

伏惟　先帝恭已守文澤被寰宇臨御六載天下晏

如逃彌龍馭上賓攀號莫及此臣子之大痛也所幸
新皇天縱膺資雖在中年已具大有為之度此又
宗社之大慶也獨媿非薄謬膺重寄方將敷求於賢
哲借助同心望公珍重以需　召命辱翰貺使旋草
草附謝別具薄幣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劉平川

辱翰示領悉西邊貢市已報完獨宣大事體尚在遲
回鄙意謂不必候齊即有一二枚不在且置之度外
可也

答薊遼總督

孱敎撫鎮相與既外合中離勢自難久但目前非易帥之府俟秋防後圖之耳西邊貢市已報完上谷雲中及覺弇阻鄙意謂此事當以俺酋爲主永把二枝且當置之度外耳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西邊貢市告完榆鎮事體尤爲寧妥皆公經畫之力也欣慰欣慰上谷虜情少覺揺兀然鄙意謂此一二枝不足爲輕重來則勿拒去則勿追在我自有餘力而鑑川必欲羈致以求完美則去來之機在彼矣目前喜 朝廷穆清宮府寧謐 宗社之慶遐邇惟均

答鄖陽巡撫凌洋山

屢辱翰教深荷雅情僕以寡昧謬當重寄別無他長但性耐煩耳今喜朝政稍清內外寧謐可無煩尊慮敝鄉水災特蒙軫念諸所蠲恤該部一　如所擬疲瘵之氓幸獲甦生　公之德澤卑衡巫而浚江漢矣感仰感仰

答兩廣殷總督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可近來議者紛紛然　朝廷旣以閫外託公任公自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彈章盈公車終

不爲搖也汪南溟又桂南議已擬　旨留用使去冗

甚草草

答司馬劉清渠

惟公昔在計曹以守正不悅於時宰致忤於中貴士論每爲惋憤茲當　朝政更新首蒙簡用從人望也願遄發征麾以慰惓惓

答司馬戴晉菴

屢承翰示已具覆如別稔聞套虜西掠失利彼方搆禍於番夷則在我可因間並脩守禦以備不虞東虜骨肉乖離俺酋衰老偷欲求安皆中國之利但願諸

公努力勳名毋失此機會　主上雖幼實具大有爲之資亦不欲苟爲旦夕之慮而已貢市事所司一一具覆

答薊鎭巡撫楊晴川

頃報虜警雖在遼左然彼垂涎遼東數年矣于鄰之震所宜愼防山陵不必西赴但保疆場無虞卽所以効忠也撫賞用馬事已下部看處

答孫巡按

辱示虜情具悉黃酋素黠驁必不肯樂附土蠻骨肉尋讐天亡有日但靜以待之俺酋閒已就得勝市不

知能堅守約束否事後再望見教

答孫兵備

虜聲在遼左實窺薊東于鄰之震所宜愼防今方有事山陵務期疆埸寧謐烽燧不警庶追宵旰之慮望諸君留意焉

答薊鎭巡撫吳環洲

辱翰示具悉細察虜情昆婦貢市似無來期永邵雖爲所牽然貪漢財物可指而至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不貢責之時出小利一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薊鎭害耳順義表貢已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

舊爲佳亦足以驗其無他也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前後奉翰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部已題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亦足以驗其誠悃無他也昆婦愚悍似無來期永邵卜雖爲所牽終貪嗜關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大義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薊鎮害足矣辱示撫賞冊據三鎮一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稚又不啻數十百萬矣唐代宗親叩首於蕃護馬前爲百姓請

命父老觀者皆爲流涕曰虜平王真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　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效如此若公與僕所爲　國謀者忠乎否耶而呶呶者猶以爲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矣嗟　主上雖在沖年已具大有爲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確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信擬於表章後當以邊事虜情細細陳奏且以明公任事之忠塞呶呶之口俟山陵畢後乃得服耳公尊自信自堅勿以浮言爲介令昜鳳盤人去草草附此

答劉總督

尅糧充賞邊軍困憊已極蓟事之不振則職此之由今戶兵二部已議爲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爲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狥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蓟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蹙而語屈意而從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蓟者然司農所藏委爲匱乏固亦無怪其頻蹙也并僕今謬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虛心商量

思一長策着實整頓一番庶爲經久之計若但折東補西支持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弱而莫支將來必有以爲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僕將有山陵之役若灤東緊警期至陵上一會罄所欲言有警則已

答王鑑川

前啓附令甥人轉致諒徹記室廣貢已進賜賚有加順義誠欵與公忠勲 主上皆已具悉有書與順義爲言 天子生而神靈十歲即能信任輔臣親決大政淵衷當益堅忠悃使華夷嘗享太平之福如昆婦一

枝愚悍不順天道者天必絕之將來自可見也田世

威田草草附此

答總憲李石塘

近來府事想俱有邸報公所具不及一一奉聞數月以來人心稍覺歸正士大夫始知有名節行檢之可貴自茲以往日慎一日庶幾昇平可致但自媿綿薄不堪重負耳公正直清亮人倫冠冕淹處節鎮未允物情旦夕當別有處分人旋草草附此

答荊守王古林

貴差官來辱華翰具悉劉江陵尚未至至當以諫議

處之昨九月十一日梓宮發引十九日掩玄宮大事已畢朝野清晏　主上日御便殿講學親政昇平之效庶幾可睹矣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套虜西掠失利必思報復彼之禍結於西則邊境可以安枕矣年例及鹽引銀已告計部給發人旋此復

答杜晴江

惟公以直節見忤於時經綸久卷茲膺簡擢允協輿情兄屬清明之朝尤君子彙征之日經濟展弘猷以副鄙願僕受　國厚恩死無以報惟當勞求賢哲共

熈　帝截而已

與南刑部謝太東

僕自當事以來日夕兢業惟恐蹈於矯枉之過顧有不容不釐剔者要亦順人心之所共欲者因而行之不敢措一毫枉意於其間也頃案掌故請　主上御便殿召見府部大臣諮詢之端於此已見目前景象似為穆清此後唯當恪循軌轍按譜徐行耳但人苦不自知非得道誼知已時時提覺不能濟也幸必有以教之

答湖廣巡撫趙汝泉

惟公去楚數年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戀慈母也茲得再借𦵏姓同欣豈直僕一人之私慶哉比來楚土凋瘵視昔更甚連年涝墊民間攸居目前諸務水利爲至望公留意焉

答參議吳道南

辱教滿紙皆藥石之言但謂僕驕抗輕棄天下士則實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無不可也吳尭山奉命閱視宜大僕數年以來經營此地頗費心力今以託之屬望能淺不知肯爲　國家措一臂否也

與南宗伯秦華峯

頃者浮議之起實緣公入賀一行然公論可終泯乎悠悠之談或謂僕有不悅於公此大誤也公之起用僕與有力援之於久廢之餘而擠之於鄉用之日揆之情理殆不其然恐公意有所疑故敢直披悃曲惟
公鑒而安焉

答兩廣殷石汀

辱教滿紙誼同金石至如放四海而漸進納百川以有容許以同心作其鼓舞踴躍之氣教思無替銷其跳號拂鬱之私尤見公沉幾淵識中才以下所未易窺測者僕雖淺薄敢不夙夜以奉良箴歲所幸　主上

年甫沖幼聰睿異常又純心見任既專且篤即成王
之於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媿菲劣不足以堪
之目前景象似覺穆清自今而往惟當益矜兢誠恒
存兢業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嶺表之事一以託公
必無敢搖撼之者願樹建奇功以副輿望廣右附江
閩已畢事度郭君才力足以辦此不意憸遽又爾亂
亂撫新附之衆不宜持法太急此亦有司之過也但
占田反側之人將視此以為嚮背去留神速處之

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今方內又安所可慮者河漕為最茲賴公之力經理

什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大疏所陳一一有裨 國計已下所司議行敝省連年墊溺近得鄉人書皆以打造海舟為苦望公留神一酌處之則疲氓更生之幸也

與郭總憲

懷遠之事雖有司不善撫御有以激之然至於戕
天子之命使則亦王法所必誅也且新復諸邑將視此以為向背決當討之聞兩江已進兵冬盡可得奏凱如乘戰勝之威還師以襲之固易易耳但不可預

露此機恐聞風鼠竄難以蒐獲姑聲言撫之乃可成
也然此乃兵機不敢遙度惟高明裁之

答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為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
計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銳意
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損無害大
計何必諱言處補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責也

與戚總兵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屬
之然渠亦自不俟屬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

毋自啓侮昔李愬屬橐鞬謁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剿事甚有關係幸留意焉

答巡撫吳環洲

永邵卜今歲貢市誠欵頗堅具其所領衆盛蓋亦東郡之雄也昨歷秩加賞事一一如鎭川所請靑把都爲其母所制既無別情竟至來春亦可原額馬數不責補矣

答孫巡撫

辱示一一具悉靑把都母子既有欵貢之漸俟至來

春八貢亦可黃酋窮蹙無賴搆釁於屬夷撫扆委曲

調處目前定無他虞然不能保其終不變也然此酋

將來必不良死公試觀之

答劉總督

合練之法不獨勤兵習戰又可以預伐虜謀守邊之

策無急於此矣此中已預知之幸勿爲慮留餉水運

具如大議已屬計部覆行

答王督漕

敝省造船擾民之說果出於劉參議前曾以稟揭寄

覽而楚中士民亦即有爲此言者大柢皆有司不善

奉行之弊也今業以將完勢難中止但望調停善處之若河運則事事親理明歲可期望全帥懷不勝欣慰公以全力用於河漕而以海道為不虞之備可也頃者南議已即奏 主上言公任事忠勤轉輸有託悠悠之談於重望初無所損

與河道萬恕樵論河漕兼及時政

頃者南議之起有識者皆為不平非僕私懷有所獨厚今則羣言日至浮談漸盡矣夫人臣能具誠擔任國之寶也使僕尚可以為違之保護之即蒙嫌樹怨亦所不避但願天下士大夫共體此懷無負 朝廷

耳承教務頭年預為次年之計甚善甚善果若公言豈惟目前賴之雖萬曆千百年亦無恙也然公能使河渠安流往來利涉而不能使究遲之期依限遄發此責在漕臣矣近來朝政愈覺清泰宮闈之內藹然如春肅然如冬　主上銳意學問隆興不輟造膝諮訪史不殫書縉紳濟濟各勤職業庶幾協和之風自茲以往唯留範我馳驅按轡徐行耳辱道誼知契敢瀝以聞

答王鑑川

比者奉翰教誨冗未能隨答然諸所諭者一一具如

專指麾所司覆行矣堯山少司馬行將已屢囑之云宣大事體與他鎮不同北門有寇公諸無足慮者歸來但可告成事耳無煩刻覆徒亂人意然此公爽朗淵大必能成也辰下聞遼圉敉寧內外咸慶羽書稍稀惟公強食自愛

答總憲朱龍岡

僕以淺薄謬行重任日夕悚惕辱華翰獎譽過情深以為愧西土寧謐賴懋 朝廷宵旰之懷昔人謂自古疆埸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僕嘗以為名言惟預脩戰守常存儆備則不容頃刻少忽

耳惟公留意焉

答督撫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屠二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驕悍誠爲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塲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方亦終當歸吾羈紲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斜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爲之比之黃酋反爲難制然俺答既已帖服黃酋素來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言於邊外云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爲也如再言封

王專可以好語款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爲長且首發
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 朝廷嘉其悃誠
故厚賴而王之汝頻年爲患於中國未有尺寸功何
得遂與汝兄等我 皇上併包兼容何惜一王號而
不汝畀但干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
奉約束堅守盟誓一三年後當與汝奏聞 朝廷一
體封王加賚若欲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
渠聞此言必不敢動矣此孤虜以上谷一鎭之兵當
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文臣事虚文而無
實用武將狃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最中邊吏之膏

者今若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云終成畫餅耳趙
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爲必盡力草草附此諸惟
鑒存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終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仟至拜去年十六月翰貺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戢至情非言可諭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為時所羈紲遂料理人間事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即時發一弘願願以深心奉塵剎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　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横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為已有幸而念成緣熟上格下孚宮府穆清內外寧謐而正以退食之餘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

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趣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三塔古蹟一詩不足以紀勝當爲翁作一記以垂永久顧今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寄開山惠遠顛末正二三年後即欲乞身歸政尚當與翁期於太和衡湘之間一盡平生使旋草草附謝外飯僧銀二十兩襌衣一具內色紵二端少見遠意並近日奏對稿奉覽統惟鑒存

答潘總憲笠翁

昔年奉教門下辱翁於後輩中獨蒙鑒許僕嘗感其意愧未有以當也茲　英君御極百度維新僕以淺

薦謬當重任方將弋冥鴻於江海拔碩人於薖軸乃
聞翁絶意風塵厭棄人間事白駒過隙祗用悵然諸
公子咸有濟時之才而明允篤誠不忝龍圖之子深
羨深羨廣事近以屬之殷司馬此君才略足以辦此
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當得盪定厚翁垂教當
奉周旋

答趙汝泉

薦賀媿不成章乃蒙厚酬彌切慙歎明折所請已下
部覆行堤工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
千丈之堅俱屬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爲清肅唯司教

者不以民事爲重好爲虛文相誑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惟公與監司留意焉

答汪司馬南溟

辱示節議精嚴委悉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歎挹彌襟獨計部謂支剩之數與徵發相抵者再加查核乃可以闢也比來一夫作祟幾至燎原幸主上明聖而左右近習亦皆素諒僕之悃誠得以潛折禍萌導迎善氣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是乎若儀諸仲山甫之德則昌克舉焉猥辱譽獎彌以爲

權

答司馬吳堯山

脩邊大疏已下部議覆乃督撫二公之見與八議相牴而撫臺尤爲矛盾何耶設險守要乃邊政之大者況此係脩復頽廢非創有更建但邊長費鉅須漸次行之耳馬帥既被重劾必當罷之第苦代者之難奈何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之始

都蠻爲害多年不容不除聞之譚司馬云蜀中兵餉取之存留備可措辦俟兵食已足方略已定可一鼓

乎之但用兵之道全在將得其人前承教謂劉顯足辦此事昨科中用閩事論之鄙意以蜀征方始不宜輙易大將而司馬又不敢獨當故咨之於公也若其人果可用不防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寇無功必將前罪併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惟公熟計之

與廣東按院唐公

府江盪平懷遠計當不日就戮可追　九重南顧之憂矣欣慰欣慰　主上以天縱英資勤勤學問比來

一二大事羣情所洶懼而莫必其所止者須臾之間咸底救定自非　明主信任勿貳僕得効其赤忠誠宗社無疆之慶也忝在知契附此以慰懸念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頃聞台從至荊親詢民瘼惓惓以江隄為慮幸甚幸甚新搆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感但僕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造錦衣亦止借便差用誠恐驚擾地方也今隄工方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豈復有餘羨為僕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賈怨且

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即給付工匠即有不足以俟逐年賜賚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爲之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停前命俾僕無惡於鄉人無累於清議則百朋不爲重廣厦不爲安也人旋附此諸惟鑒原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膺特簡允愜輿情恒臺外控三關內制幾輔安攘之略惟公是賴近來吏治頹爲清薾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爲意崇尚虛文計日

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慮矣惟公留意焉

答文宗謝道長

貴府華翰具悉雅情近來俗尚澆漓士鮮實學南畿多士之區首化之地惟公加意一振之陽明先生從祀事以宗伯病不能會議久稽題覆好事者遂興間而詆之其言粗淺可哂然何傷於日月乎

答宣大孫巡撫

黃酋卑夷事前吳環洲撫臺疏甚善即與本兵議從

其策矣乃督撫之意又與不同而撫臺之疏亦為中止今本兵姑先覆大疏行督撫議處要之撫臺之策為長也

答楚撫吳環洲

薊遼事本兵候大疏未至據獨先題適督撫亦有疏至並行咨議在熟計之趙帥病果痊若尚可驅策宜明言本兵今代者誠難其人也華翰云云具悉

答閩視司馬吳堯山

頃先後大疏所司已先後覆行閩視事竣可歸報主上矣馬帥虓臟　國法已彰儀以凌澥謬肩重任

雖不足以當天下事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於
天地　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乃所
異少參有搆甚爲公不平其辭忿憤使人難堪今九
邊之事宣大爲重不以付之他人而託公者以公爲
心知故也又面請於　上特賜命服以寵其行公視
僕此心爲何如哉渠乃以僕爲厚狎師而薄故舊豈
不厚誣我哉區區之心惟公垂鑒焉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近訪得清江驛騙奸徒乃夷陵州人不知其的名曾
往敝鄉潴仁山公處代班壞事隆慶四年在儀真地

方附一 油客船來京沿途即詐稱僕家人差送酒米船上樹掛内閣牌面詐寫僕拜帖見翁見海見海之明亦爲所誆給與照身批文一 路免抽稅打過關直至張家灣尋僕知之差廠衛人挐送法司問發邊衛充軍至戍所又詐稱僕家人誆惑宣府總兵縱令脫伍不意今又發於清江其言係寅生張壽童及買路綢銀遞回原籍云云悉妄也竊思僕素重名檢雖親子弟無敢以毫厘干於官府二三年前曾有一家奴指稱小兒名目誆人銀二兩當即送本府杖死可恨此棍無故隨處打網污人名節今幸臺下覺其詐所挐

爲僕重治以除禍本奈何又輕縱之渠之罪不止滕
哨今得漏網將來又不知作何狀矣若尚在配所幸
爲僕盡法處之如已逃脫幸叅與遞者并逃奴朝吉
俱多方捕訪務令併獲叅公知已必同其好惡乃見
真愛冗中草草餘容續叙不悉

答閣視汪司馬南溟

額餉儀本久與督撫會計乃疏関後又有一二異同
不得不再行審覈亦以衆不可盖事貴慎始故也議
定即斷而行之無所復疑遼薊方殷借公威重震慴
計已喙究矣增築墩臺及別楮所云俱如議次第行

之

答司馬萬兩溪

昨會舍親西石公言頃者內獄之起衆情洶洶獨公以爲朝有人焉無足慮者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親見僕行事無一人知及於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諸所議畫已下所司覆行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惠賊斬馘至萬諸賊當已破膽可次第就戮矣大功克就嶺表輯寧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僕知

人之明昔充國之策惟魏相一人主之僕雖不逮相
而公之功烈則過充國遠矣欣慰諸邑令既便於民
何必更調已告銓司悉如尊議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兵憲之爲今歲不妨暫巳三關事體與薊門稍異以
分閱爲便俱如尊教近來畿輔之地盜賊横行京師
百里之内一月而二三發似非治平景象今内當責
之巡捕外當責之兵備惟公留意督察之幸甚

答河漕劉總督

水運業有成議昨計曹因楊郎一人之言遽欲改陸

侯使人覈得河道疏通轉運無阻故請　旨仍依原議計晝又言牛欄山河道雖通船隻未造請加詰責侯亦未從今不知已造船幾何幷望留神速處毋致以小事防大計也

答巡撫郭華溪

懷遠之兵既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衆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賊亦未必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搆數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　朝廷厪南顧之憂疆埸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啓釁者死何足

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憤事階亂而已

答荆守王古林

奏最使至辱翰貺感感戢公在郡治理實冠一時政不近名故郡人來者雖無毀辭亦鮮揚對然僕之所以重公者正在於此非流俗人所知也本圖借寇恐致爻瀹昨已屬銓部優叙矣

答吳堯山言必願濟世

吳子感公相知之素故爲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而後見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本者矣

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即今门內獄之事可以覩矣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爲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旲于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毁而已乎願公勉慰之相見非遠諸容面悉

答吳參議道南

前承華翰以冗不及答頃有奇堯山公一書曾問亦可索觀也

答總憲張崌崍言公甲舍

自公在部署時僕已知公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僕因前宰之推用而介誤矣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已且僕於前宰素厚頃者不恤百口為之胎雪區區用舍之間又何足為嫌哉蔡人即吾人况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願努力勲名以副素望

荅督撫王鑑川

辱示番書始亦華人導之以要我公論阻之為當大抵今日虜情惟視公為向背故僕前面奏　主上長城鎖鑰專倚於公一切操縱之機諒公自有定算矣

黄酋孫虜必無能爲然順義亦挾此以爲重屬夷若還其所求亡可量許之而示之以不得已恐其常用此套爲求索之資也屯田事公若熟計其便不妨再題宣帥被劾諒難復留華公自擇可代者咨部用之頃聞虜中旱甚京師亦少雨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惟邊事爲憂願公留意焉令甥近日相聞否

答劉總督

撫賞附馬之事前承教嚴之計㫖本兵一一俱如尊指議處矣聞近日司道俱不肯着實奉行仍蹈前轍卯月報以備閱視之費又夷人闖關有遷延數十日

不去者啓釁胎禍實在於此公何不督責之不從則亦宜明告於　上裁之以法可也比聞虜中甚旱內地雨澤亦少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以邊事爲憂而屬意於薊尤甚望公督率文武諸大吏及今加意經理常若大敵在前庶保無虞所已面奏　皇上言邊將不得便宜每中制於司道他日脫有憤事當與將吏同罪決不少貸近來　朝廷舉動非復昔比僕受國厚恩身肩重任死且不避何恐謗之足恤哉敢布區區惟公垂諒

答薊鎮巡撫言優假將官

辱翰示領悉崔鏞與趙奇仇隙甚深昨謂處善地實兩全之乃因督撫之怒而飛揭中傷以逞其毒非良上也昨部覆科疏鄙意本欲留用之恐督撫以僕爲有所私庇於此輩故擬罷之然　朝廷自此頗疑文臣矣僕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邊將結拜鮮不受其噆者自僕任事以來内外隔絕倖門盡塞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闃可張羅亦無敢有以閒語諧言入於僕之耳者又何所私庇於人即此兩人之狡猾無狀僕豈不知第以其俱嘆習宿將部下又多擴少代者未必能馭即有瘢纇猶可驅策而

用之貢市羈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不得已曲為保全徒以為　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鄙心柰之何哉公為觀察當自有公論如以僕言為非者幸直賜批駁以為後來用人之鑒

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四百萬軍儲江海並運洪濤飛越若涉平津自僕有知以來實未見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　上語及今歲漕事　天顏喜悅殿上侍臣咸呼萬歲僕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賞重任之　上深以為然茲覽圖冊又以見公儆戒無虞因事納誨之忠也欲

服敬服觸髮之迹幾成大獄賴　天地　宗廟之靈鑒僕赤悃開發聖明得以道善田和雪誣正法滔天之勢驀然頓已然賤質則因是致病今鬚毛種種相見恐不相識矣華翰謬及敢陳其槩潘君才猷弘遠意思深長他日必不負公此舉然　朝廷方有重托於公舉代恐未能也

答吳環洲

頃吳司馬復命敍三鎮修守之功以公為舉首誠為確論二帥並逐家丁四散今歲邊事殊可憂當事者苟欲快意不為後圖非便計也　主上既以鎖鑰付

之諸公一切更置不從中撓然任之愈重望之愈殷矣

答宗伯董幼海

南宮清峻允屬高流以公居之可謂置瓊枝於玉案矣當聖皇御極之時正名儒彙登之日區區何力之有焉華翰歸功深以為媿

答兩廣殷石汀

嶺表盜藪雖在可封之時不無姦宄之孽頃仗公雄略天戈所指電掃風驅凱聲騰於遐陬餘威震乎殊俗粵中縉紳亦自謂有知以來用兵制勝未有如今

日之盛者也喜而為之折衷功高賞薄尚當有待頃侍　上燕閒從容語及贑表事公之鴻猷峻烈已簡在　帝心矣願益懋勲庸以需大畀

答崇王

先年　肅皇帝使僕捧册立　殿下為王得一望清光後聞　殿下止生長　殿下一位不得封心竊慮主器者或乏又以汝泉趙都憲之意遂屬意禮書為之題請僕一念公心非敢望報于左右乃蒙遣使致謝寵頒厚惠非僕所以存國繼世之心也謹即付來使璧歸草草付謝統惟亮原

答同鄉李漸菴論用人才

辱諭示具悉雅情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遺宜乃委咎云乏才誤矣僕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為　國之公實無所作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青過但能辦　國家事有禮于　君者即舉而錄之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羣才咸有帝臣之願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覈名實一一而吹之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為刻核者然非

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

答藩參高廉泉親家

伻至辱華翰深荷雅情今運屬休明泉賢彙進淹抑幽沉咸得耀乎陽春可使驊騮久困櫪下乎頃薦書已上弓旌之招諒在不遠矣冗中草復厚惠槩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圖說奉覧外拙室所寄令愛薄儀統希照存

答河漕王敬所

圖說之陳實僕一念赤忠所發因事納誨早辦防微實有人不及知而愚心所獨苦者非公之高識遠見

不能得之於意表也世所稱爲知己者謂能知其心也今知我者非公其誰倘以執事者之有間綴之以瓊玖俾永其傳則覆瓿之誚庶可免矣非所敢望聊布區區開河浚淤艘行甚艱比來稍覺通利諒亦不出夏秋可盡抵灣矣山澤之氣鬱而未暢皆僕奉職無狀所致惶恐惶恐

答劉總督

界嶺之捷誠足以伐虜謀挫驕氣然賊從此懷憤必當又出於他道當事者未可以小勝狎視也至於撫賞一事幸公留神一處薊門邊計與他鎮不同若能

就此一事處置得宜俾各夷皆畏威懷惠則制虜之策已得其半矣况又日夜圖吾戰守之備先立於不敗以求勝何事不可爲乎願公與在事諸君熟計之

答兩廣殷石汀

辱示知林賊勢孤遠遁求活計當不日可擒迅雷震空妖魅自當褫魄矣慰甚慰甚公爲　國家戡定大亂功在旂常僕以參與廟畫借被光寵爲幸多矣筐幣之及非所敢當輙付使者歸璧統惟亮原

答總憲張崌崍

惟公儁才厚蓄又富於春秋不以此時取旂常勒鼎

鼎乃顧戀庭闈忘在公之義非所望也茲屬休明之會方將招遺佚於薖軸寧肯縱鸞鶴於雲林大疏已屬部覆而雅志必不得遂願勉奉簡書以徇　國事

答王鑑川

辱示先後二書俱一一領悉以公勳業宜膺殊賞然忠簡　帝心絲綸貴寵則甘共榮重又近時所僅見也去年僕力辭四恩亦荷敕獎僕於心感葳竊謂九遷百朋無以踰之諒公感恩思報之忠亦當與鄙衷懸符也敕辭乃僕手撰早晚當賫上屯田事已屬計部啟行

答汪南溟

辱教迫冗不能一一詳答謹以原札逐欵竊附數字於後疏中亦借省數句統俟尊裁此行惟公舉動合宜鑿鑿精允敬服敬服

與王敬所

今年閘河冰泮轉餉甚艱然終以發運之早雖遭中梗比之往歲猶為駛利皆公之功也海運今歲微有損失議者遂紛紛言其不便此衆庶之見固不足憑但僕鄙意竊以為今欲河海並運則當著實料理歲歲加增若止欲嘗之則二年之間道路已熟何歲以

十二萬石嘗險哉近潘大參有復遮洋總議似爲穩便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僕昨因羣言稍有猜惑但以國家大計須虛心商量耳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

凌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之勢早收蕩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擣其虛先年破香爐取兆哩皆用此道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

師功名著於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爲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遲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爲愈也凡此皆書生之見謾寄以備採擇

答荆南道施華江

辱翰教深荷雅情聞楚中水患視往年稍平而敝府諸堤俱無恙皆撫臺趙公之功也書稱六府養民之政以水爲首水政舉然後五事可從而理辱教惓惓留意於此楚民庶其有瘳乎

與王敬所論大政

月中漕艘已盡抵灣萬庾豐溢繄誰之力歟可慶可慶圖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頗與懶性相成間有強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録者甚尠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呈教辱示嶺表善後事宜誠經世之訏猷顧事涉更置旦夕未可遽圖僕今事 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息諸大擘畫必俟 聖齡稍長睿明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 宸斷行之即如宗室祿糧及西北邊用書生為將與處置屬夷之策皆 國

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
言之時僕尚得立朝否耳嘗謂　世廟以大有為之
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
番未以脩玄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
講至今令人怏怏也辱教謹藏之篋中以俟乘機入
告

答南學院謝虬峯

昔辱華翰深荷雅情陽明先生從祀禮官方欲定議
而南疏復至又極其醜詆至欲幷褫其封爵則亦過
矣

答殷石汀計剿海寇

林賊既失巢穴飄泊海上必不能久宜與閩中約會圖之閩撫劉公有智計勇於任事必能助公共濟此賊也近有陳情事者其措置頗大不知於地方便利否謾寄上一覽幸惟裁教前承厚惠不敢當即托使者歸璧更不煩差人於寒家問遺蓋僕近日曾將此事奏知 主上千萬體諒乃見至愛

與河漕萬兩溪論協和克讓

近有人言公與督漕不協兩家賓客遂因而鼓煽其間僕聞之深以為憂甚於憂洪水也夫河漕皆 朝

廷所軫念者也二公嘗　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舉
清漕運乃通漕運通河功斯顯譬之左右手皆以衛腹
心者也同舟而遇風檣師見帆之將墜釋其檣而爲
之正帆帆者不以爲侵官檣師亦未嘗有德色但欲
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唐虞人才非倜
異於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克讓之道昌於上合九官
十二牧爲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獨隆禹之功地
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受攝舉天下之重而讓之皐
陶叮嚀反覆惟恐皐陶之不已先也然禹以是而益
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既

以與人已愈多近時士大夫有才者不少惜哉未講於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僕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僕願二公之晋意也朋友之前所宜切磋故敢獻其愚惟公垂聽焉

答郭華溪

懷遠之事初謂成於有激故往者奉書云云意或可以分北治之不謂其怙終不悛敢行稱亂如此則天討所必加雖費財動衆亦難中止矣一切剿處事宜公所畫俱當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

答張總憲

頂待　上於便殿從容語及公所陳二疏歎賞者久之且謬以僕爲薦拔得人僕因說　上以詢事考言綜覈名實之道後蒙　天語嘉納嗟乎以孤持無侶之士立志於邊關萬里之外而能上徹　九重獨蒙眷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此公報　國之秋也願樹勳庸以酬　知遇

與王鑑川言兢業邊事

頂待　上於便殿以言及邊事　上因問宣大重鎮王總督何故取回僕對言剿処用人不宜竭其忠力王在邊久且少休之他日不妨再用上問誰可代者

僕遂以方金湖對無何而臺諫之疏至僕竟以對

上語擬旨行之然公之出入實係廣之向背邊鎮重輕今東貢未完金湖未至僕於此兢兢臥未能安枕也古人去之日如始至惟公留意焉

答司馬王繼津

頃者慮分實出鄙意竊以公資望自可徑長六曹不必又出開府乃所以相厚也僕自當事以來閉門却掃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舊時識諳之屬庶幾丕變茲以公之雄略不獲及時展布則蔽賢之罪當在於僕未可歸咎他人也辛遇新命共佐明時勿復

致疑乃見高雅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蓋聞君臣大義分無所逃時乎時乎難以再得孔子大聖以時仕止然猶七十說不遇而不止豈好爲是栖栖者與誠達於君臣之分也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爲禹稷位皆百揆而後慊於心哉誠欣於時世之遇也方今堯舜在上屬任忠賢僕竊覩貫魚之行竊竊孜孜用天下賢者效之于　上士生於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八公乃獨傲然遠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尚欲自越乎不逃之

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蒙之所未曾也雖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强聊爲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大疏部覆休致昔允調理仕巳之途尚未定决惟公裁酌之

與殷石汀論吏治

爲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神氣欲揚病中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紀綱之不振故元氣日耗神氣日索數年之前論者謂　朝廷巳無廣東矣自公一振之而俱者安黠者戮炎州以寧豈易地易民哉元氣淵固神氣始暢耳今　主上天縱英明傑日斤

斤焉以振紀綱察吏治安民生爲事願公持而行之毋渝其初心毋畏於羣議則元元之幸也 先後二書俱未允中多多附復諸惟鑒原

答蜀撫曾確菴

十月十四日閱九絲捷音不覺屐齒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 國家神氣藉此一振四方有逆志干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喜甚喜甚此地險要宜屯兵設官以鎮之其有功有罪人員及一切善後事宜當次第俱奏區處

與廣東督撫

向者奉書言懷遠云云深有感於治事者處置之失宜謂可不煩兵而服念既怙終稔惡又天討之所必加令以數月未聞捷報日夕懸懸且古田餘孽亦將視此以爲向背而夷頑梗德義所不能化惟懾於威彊耳公其審圖之

與閩中丞撫劉凝齋

閩中數年無警當事者務沽節行虛名以致緩急無措誤事非小公所請者已屬該部一一覆行俞帥老奸志意已頹難以復用非新壯將領不能辦此胡君舊在閩中頗著戰功銳於功名惟公結以誠信激以

忠義必能有所建立也用兵機宜難以遙度嚴嶺以東一付於公

答督撫吳環洲

頃者裴服青把都一事具見公之雄略慰甚議者咸謂今日虜情尚可數年無事然朝廷建安攘長策非苟圖旦夕之安而已此意惟公可語亦惟公能辦之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

僕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

語即有一二親故問一過從不過相與道舊故遣各懷而已無一語及於時政乃今感德者謂有人擧之失意者輒謂人毀之皆非知僕之心者也戴公之擧實 主上體念邊臣至意在僕猶不敢借此以市恩況其他乎義河云云殆不其然

答大司馬蔣兩溪

老父幸登七袠辱書問舍弟小兒又承扁額之賜感荷厚情言不能悉但近來交際禮廢曾謂中外相知者不煩遣使問遺此意 主上亦察知之僕不敢自背其言以欺 朝廷忝在心知尤願體諒可也

答王鑑川

虜酋款服邊鄙輯寧始終皆公之功僕雖曾借前箸少効區區所謂文墨議論者耳公乃讓美推能謬爲引重捧讀大疏背汗心惶故不敢擬廷議之旨誠以蒙恩而後辭不若先自發閣之爲省事也本兵方欲題覆公之勳勞自宜首叙若諸文武將吏因人成事者已經屢錄恐難以盡優也

答閔卿陸五臺

愚子弟僥倖凡在交知賜賀者俱不敢領承盛儀謹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承別楮祗畏云云深荷道誼同

心之愛僕自受事以來日夕兢惕凡事關宗社生靈必齋心默告於上帝二祖而後行不敢告者不敢爲也誠以人臣之義請共匪懈況僕今處多懼之地當至重之任敢不畏乎再拜稽首師公白言

與李大僕漸菴論治體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苟簡文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毁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遂蹖頭積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況僕以草茅孤介擁十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

有悔心若不稍加淬勵畢　祖宗故事以覺寤迷蒙針砭沉痼則庶事日隳奸宄窺間後欲振之不可得矣故自僕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貸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覈名實以尊　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惜於醜婦然審時度勢政固宜爾且受恩深重義當一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乃朝夕進說於　上前則又惓惓以恭儉仁厚培植純一本盤之良即帝鑑所載及近日何寧允云云可見其殷殷期以數年之後　上德既成

治其畢張乃收管鑰挈綱維而歸之於　上猶自劾辟乞骨還山此區區之微志也而庸衆喜於委徇奸宄憚其精嚴又有一種污儒動引末季事以搖亂國是不知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本之威德並施綱目兼舉無論唐宋即三代盛王猶將遠讓焉而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前代之所薄而不為者則辱華翰深合鄙心至於懲刻失實及獎率科貢云云俱於實政大有稗益乃知庸衆之人難與論尋常之外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今人旦夕見僕行事者猶不相知而公乃冥契於千里之外人之識見相

越豈不遠哉人旋敢布區區

答吳環洲

大疏已上銓部且議題覆公此後但宜默付之公論而已爲　國任事之臣僕當與之同去就者公第安心勿慮

答吳道南

邊也俱興士得宿飽公之功獨冠諸道承以餘粧見遺即令家人炊之爲益一餐焉

一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諸良寶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視之其敗固宜一

許猺賊不能克則諸山海逃伏之盜必將乘勢而起
將來廣事不可便謂無虞大抵南賊盤據之藪皆刻盡
逞生從古以來經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蕩
平之功其勢然也今宜申嚴將令調益生兵大肆芟
除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諸文武將吏有不明命
者宜照　敕書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
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費而
貽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初擬將此事責之陳奎令
廣中士大夫皆云梁敗衂之餘氣沮力挫恐難展布
姑從降調已屬銓部另擇能者代之然此雖該道之

事而督率驅策則惟仗於公非該道所能辦也

答王敬所

圖說訓蒙語耳乃辱公渙發德恩延以雄文為爲馬而先之以珙璧魚目而盛之以華櫝不乃爲忝乎若其文辭之粹微意義之淵奧則非淺陋所能揄揚也仰感仰感近報漕艘過淮已千餘則今歲糧運又當速達矣深慰深慰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小宅原擬　賜金構一書舍耳不意鄉友龐君遂以京師第宅大事興作費至不貲屢屢壓念給與頻煩

既平本商侵盜罪過報怍之衆口不能悉此後更無所有注以重不代之罪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畫頗聞有恐勢凌轢鄉里凋擾有司者皆不能制耤公之威明示兩司及敝處守令諸君但有如前所云者卒即為擒治其所請囑無問於理可否悉從停閣有強梗不決者解來僕面鞫之欲得而甘心焉僕今待罪政府覩覩自守門戶舉動皆諸老人所瞻見嚴之於官守而縱之於家鄉人其謂何即諸君愛我亦不宜用世俗相處也僕平生恥為矯飾其所云者悉出赤衷萬惟垂亮

與曾確菴計平都蠻善後事

都蠻負固不討之日久矣豈知王師動於九天從衽席上攫而取之乎自　沖聖嗣位以來方內乂安四夷欽風旃裘之君厥角稽首獻見恐後海賊跋扈之徒山徼陸梁之輩天戈所向殲殄無遺此往籍所希聞闔代而一覩者也僕以菲劣謬司鼎軸際茲盛會竊以為榮可不謂大幸歟功高賞薄尚當有待所示善後事宜便屬所司覆行更無異議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初鎮川內轉　主上背面詢誰可代若僕即以公對

公之秉鉞 上所簡也明興以來國有艱鉅之事必所顒顒覲望而不敢承者茲 楚人當之願公勉旃酬恩報 國蜚英騰茂在此行矣

答殷石汀

前賚奏人回已具啓復頃巡按所奏林賊事情與公所報不同僕甚訝之巳即示意部科言此事當一屬之於公不宜輕有指授其撫剿便宜願公詳計之兵機在呼吸之間便有變態安可預度然大率盜賊姦宄惟當攝吾之威卒能懷吾之德如機有可乘一鼓而殲之雖被虜坐鎮之人亦不足惜也撫賊聲不可

得遠宜以客用前諭發賊如與帥難以盡拔唯旋生旋除之耳

答趙汝泉

辱華翰知道從年餘尚未回省大禹勤勞民事召伯剧行阡陌不足過矣江漢之民庶其有瘳乎感仰感仰僕自爲童子時見撫臺守巡巡行縣邑荒僻咸至而供億省約民不告勞故上無不究之澤下無不達之情今則不然上官憚於巡行而百姓苦於供費失其職矣君子爲政固在先勞然先之而不從則亦不免繩之以法不然徒以一身勞之無益也今 天子

軫念元元精覈吏治諸守令田任當别是一番作用
唯公加意振策之水利次第脩舉必有成效

答總督吳太恒

巷陵竪旗事殆妖人以此惑衆耳但宜以靜鎭之不
必紛紛搜索保甲之法行則奸人自無所容第須著
實嚴行乃爲有益毋徒取具彌文可也中州重鎭容
週幾甸務農講武足食足兵乃今日所最急者餘皆
迂談也唯公留意焉

答大常殷秋溟

僕少就沉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爲時所羈紲

逐至於此且欲暫了人間事以酬俗緣然於四方高流靜侶未嘗不神交而冥契也生平所聞士大夫稱
公之高韻恨不得一披晤焉茲者暫借留守終期愜此素心

答王敬所

近報漕艘過淮者多計當不後於去歲若中道更有阻滯則責在河道矣

答吳環洲

近事已有旨處分 朝廷用賢三至而信之愈篤公亦如何爲報耶頃督撫方公聞有南疏急使人來留

公甚愨公亦宜作一書謝之吳王二君俱如所擬加秩管事

又

前以公大意傳與督撫方公所有書來言事有宜釐正者當亟處之其未能驟變者次第措畫要令毋失制虜之初而已當局之人責任鄭重幸公委心維助之毋頃於誤公處見來翰謂功不必出於己至哉斯言非有道者孰能之

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閩悰遠奏凱無任浣慰兵已深入須盡殲之毋使易

極於斯上又煩再舉也。

答翰學余同麓

辱華翰知文從巳至留都無任欣慰小兒昔荷陶鑄叨舉鄉薦終以寡陋黜額龍門唯垂念夙誼時惠教督是望

答宗伯董潯陽

僕昔在詞林隨公之後淺薄碌碌公所知也不自意蹈躐鼎鉉遂膺 顧託之重又不自量度而肩之日夕惴惴惟虞顛仆比辱翰示獎許過情譬彼孱夫負千鈞之重上太行之坂旁有力者不憐而惜之更爲

耶溝與借將令舁者不至艳臏委頓不已也惶愧惶媿乃若　主上之明聖虛己純心能使官府穆清賓戚斤斤奉法則誠書傳所希聞當與海內搢紳同心慶戴者也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近若河路奸人動稱寔家資送米物誆騙驛授屢懇不止僕今在旅寓朝夕饔飧之費悉以薪俸易之旅易旅用不能爲終歲之計況家素貧困老父母在堂尚須微祿奇養豈復有餘積給充宦資乎凡言此者悉妄也顧不知者難以戶曉今僭刻一信牌給付各

徘過緊要官司收執以便語驗假公威重賍別紙听
開諸處分給禁約取具收結繳查如有犯者仍照前
題之重法以全僕曲廉小節恃愛瑣瑣統希垂亮